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2017—2018)

中国知网 (CNKI) 全文收录

DUIWAI HANYU YANJIU

对外汉语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研究》编委会 编

第二十期

海外
借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2017—2018)

对外汉语研究

第二十期

上海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研究》编委会 编



创于1897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外汉语研究. 第20期/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研究》
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ISBN 978-7-100-17622-4

I. ①对… II. ①上…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
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19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3576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DUIWAI HANYŮ YANJIŮ

对外汉语研究

第二十期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研究》编委会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艺辉伊航图文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622-4

2019年8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3

定价:32.00元

《对外汉语研究》编委会

名誉主编：张 斌

主 编：齐沪扬

编委会成员(按音序排列)：

陈昌来	崔希亮	范开泰	范 晓	古川裕〔日本〕
李宇明	陆俭明	孟柱亿〔韩国〕	潘文国	齐沪扬
邵敬敏	沈家煊	石定栩〔中国香港〕	史有为	
吴为善	信世昌〔中国台湾〕	张谊生	赵金铭	

本期执行编委：齐沪扬 吴为善

本期执行编辑：杜 轶

编辑助理：魏 玮 王艳珍

目 录

汉语本体研究

- 说“不”后的伪结构成分——从“不”后的“说”谈起 李宗江 (1)
- “不能不”和“不得不”情态的主观客观差异 彭利贞 (10)
- 也谈“都”字的义项分合 周 韧 (26)
- 词语竞争与更替:从“残废”到“残疾”“残障” 宋作艳 (41)
- 形状形容词的形式语义结构分析 吴 颖 任倩倩 (51)
- 定位语气副词的构成与特点 邵洪亮 蔡慧云 (64)
- 镜像神经元和交互主观性 朱 琳 (80)
- 试析汉语存现动词的句法分布与语义类型特征 杜 丹 吴春相 (94)

汉语应用研究

- 基于语料库的商务汉语教材词汇考察 ... 贾 蕃 周小兵 郭曙纶 (107)
- 基于语料库统计的初中级华裔学习者产出性词汇分析 张江丽 (119)
- 汉语惯用语呈现方式对留学生隐喻理解的
影响 吴思娜 卫星辰 李莹丽 (129)
- 汉语介词“对”与泰语对应表达形式的
对比研究 蔡 丽 〔泰〕佳蜜花 (139)
- 新加坡不同家庭语言背景下的华族中学生汉字书写
偏误分析 史 林 张丽妹 (152)
- 3P 教学模式与任务型教学法结合的实践与检讨 邵 菁 (161)
- 合作学习模式在高级汉语成语教学中的应用 王 枫 陈天序 (176)
- 韩语母语者“连……都/也……”句式习得研究 段继绪 (187)

说“不”后的伪结构成分^{*}

——从“不”后的“说”谈起

李宗江

摘 要:近现代汉语里,有一个用于否定副词“不”后的“说”,所在句子表达对某人不做某事的抱怨。此处“说”不表示具体的“言说”意义,删除它并不影响句子的真值语义和合法性。有人认为这里的“不说”为否定副词,来自于偏正短语的词汇化。经论证发现,这里的“说”没有经历演变过程,是说话现场插入“不”后的,其作用是取消其后的VP的行域资格,从而达到舒缓抱怨口气的作用,属于实现人际功能的语用标记。用于“不”后的“想着”“知(道)”有时也具有相同的功能。

关键词:“不”后“说”;人际功能;语用标记

〇、引言

在近现代汉语里,有一个用于否定副词“不”后的“说”,用法较为特别。例如:

(1)花二娘搬的远了,俺姊妹们离多会少,好不思想。二娘狠心,就不说来看俺们看儿?(《金瓶梅》14回)

(2)宝钗忙也上前劝道:“你忍耐些儿罢。妈急的这个样儿,你不说来劝妈,你还反闹的这样。”(《红楼梦》34回)

(3)“你的领导呢?”“展览呢。”白度和孙国仁站在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元豹面前,既焦急又不安。“谁派他去的?马上就要检阅了,他不说抓紧时间给你热热身,倒自己跑去出头。”(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

如上各例里“不”后的“说”并没有“言说”的意思,换句话说,其中的“不说”相当于

^{*} 本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BYY112)的资助。此文曾在第二届中法语言论坛(湖北大学,2017年11月1日)和第八届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泉州,2018年7月15日)上宣读,得到陆俭明和邵敬敏两位先生的指点,谨此致谢!

“不”，如果去掉“说”，对所在句子的语义和合法性没有影响。那么怎么认识这个“说”？其作用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为了行文简便，我们将以上例中“不”后的“说”称为“虚‘说’”，将其所在的句子称为虚“说”句。^①

一、已有研究

唐善生(2016)对这类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将“不说”看作副词，对其结构、语义和语用特征进行了描写，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不说”是个否定副词，“说”后只能是动词性短语，不能是名词性或形容词性成分，也不能是主谓短语，“不说”标示说话人的主观情绪——责怪埋怨，“不说”后的动词性成分代表反预期信息和反希望信息，“不说”句的主语不能是第一人称。第二，“不说”经历了偏正短语向否定副词的词汇化过程，是“不+说 VP”结构的重新分析。第三，“说”经过了语法化过程，经历了从言说动词到认知动词的变化。第四，认为“不说”是现代汉语中才完成的短时词汇化和语法化现象。

据我们考察，以上结论多处值得商榷。首先就具体特征描写来说，说“不说”标示说话人的主观情绪——责怪埋怨，这不准确。从前面例(1)至例(3)可以看出，这种主观情绪不是由“不说”来标示的，而是整个句子的语用意义。说“不说”后的动词性成分代表反预期信息和反希望信息，这也是不准确的，反预期信息实际上是由虚“说”句后的句子来表达的。以下句为例：

(4)本来说好了，一人一期的版面，我现在弄两期了。啊，饶着帮了你忙，不说哄着点儿，还弄得像我欠你什么似的。(《编辑部的故事》)

此例说明，表达“责怪埋怨”这一主观情绪的显然不是“不说”，而是整个虚“说”句。“不说”后的动词性成分“哄着点”恰恰是代表预期信息和希望信息的，代表反预期信息和反希望信息的是虚“说”句后面的那个句子。而且，既然虚“说”句表示责怪埋怨，那么就应该可以用于自责句，虚“说”句的主语也就可以是第一人称，只是比较少见。如：

(5)孙国仁怒冲冲地对刘顺明说，“您还嫌赵老肩上的担子不够重？你看看赵

① 有的例子很像是虚“说”句，也是表示抱怨的，如：

a. 黛玉笑道：“这样的诗，要一百首也有。”宝玉笑道：“你这会子才力已尽，不说不能作了，还贬人家。”(《红楼梦》38回)

b. 凤姐听了，连忙立眉瞋目断喝道：“少胡说！那是醉汉嘴里混账，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还倒细问！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细捶你不捶你！”(《红楼梦》7回)

例a的“不能作了”和例b的“没听见”，因其中包含否定词而不能受“不”否定，所以这里的“说”不能去掉，因而是实义的“说”，这两例都不是本文所讲的虚“说”句。

老这些日子瘦成什么样儿了？为这件事赵老的心都快操碎了。我们当下人的不说为领导分忧，还给领导加码么？”（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

另外，唐文说这一现象是现代汉语才有的，也不符合事实，虚“说”句至少可追溯到元明时期，而且从文献语料的统计看，近代比现代还更常见一些。

就“说”的性质来说，唐文将“不说”看作是一个副词，并认为它经过了语法化和词汇化过程。笔者也不赞成这个看法，下面将就此重点论证。

二、虚“说”句的相关特征

除了上文唐善生(2016)所谈到的几个特征外，还有两个重要特征补充如下：

第一，从语义上说，“说”后的动词性短语表示陈述。如果是实义的言说动词“说”，其后的宾语为谓词性成分时，都是表示指称的，而不是表示陈述的，因为“说”的宾语是表示“说”的内容，不论是名词还是动词，都是指称性的成分。如：

(6)问：他说什么？ 答：他说家里的事。/他说家里有事。

以上两个答句的宾语都可用“什么”来指代，这说明实义的“说”所带的宾语是表示指称的。而虚“说”后的VP只能用“怎么样”来指代，而不能用“什么”来指代，如例(4)的虚“说”句“不说哄着点”，其中的“哄着点”只能用“怎么样”来提问而不能用“什么”来提问。这说明虚“说”后的VP是陈述性的。（朱德熙，1982：124）

第二，虚“说”后的动词性成分表示说话者所期望发生的事，而实际上期望的事情没有发生，后续小句表示反而出现了与所期望的事情相反的情况。因而虚“说”句主要是以下两种句子形式：

其一，虚“说”句表示应该做什么，下一句表示与此相反的反预期事件，句中常有“还、反、倒、且、却、竟、反倒、却倒、还反”等反预期标记相配合。如：

(7)西门庆笑道：“谁教他不唱与他听来。也不打紧处，到明日使小厮送他一两银子，补伏他，也是一般。”……月娘见西门庆笑，便说道：“不说教将来嗔喝他两句，亏你还雌着嘴儿，不知笑的是甚么？”（《金瓶梅》75回）

(8)我父亲正察不着这个原由咧！他撞见我，不说安安静静的藏避，反倒拿话吓唬我，岂非自找羞辱吗？（《狐狸缘全传》4回）

(9)贾母啐道：“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红楼梦》44回）

(10)那小丫头子已经唬的魂飞魄散，哭着只管碰头求饶。凤姐儿问道：“我又不是鬼，你见了我，不说规规矩矩站住，怎么倒往前跑？”（《红楼梦》44回）

(11)那雀儿虽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儿在窝里,你拿了他来弄这个劳什子也忍得!今儿我咳嗽出两口血来,太太叫大夫来瞧,不说替我细问问,你且弄这个来取笑。偏生我这没人管没人理的,又偏病。(《红楼梦》36回)

其二,虚“说”句是个反问句,其中“说”后的部分仍然是表示应该做的事情,如例(1)。再如:

(12)金莲坐不住,去了。到前边叫了半日,角门才开,只见秋菊揉眼。妇人骂道:“贼奴才,你睡来?”秋菊道:“我没睡。”妇人道:“见睡起来,你哄我。你到自在,就不说往后来接我接儿去?”(《金瓶梅》73回)

这两个语义和语法特征,对于说明“说”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三、虚“说”的作用

唐善生(2016)将“不说”定性为否定副词,他认为:“‘不说’其实是对后面的VP进行否定,如果用‘不’替换,句子仍然成立。”那么显然,要搞清楚“不说”或“说”的性质,需要首先搞清楚,既然“不”的意义还实在地保留着,那么虚“说”句中,加不加“说”到底有什么区别?正如唐文所说虚“说”句的语用特征是表达责怪和埋怨的,那么核心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句子里,如果去掉“说”,或者说用“不”来替换“不说”,这种语用义是否会消失?如例(4)去掉“说”成为如下的(4’):

(4’)本来说好了,一人一期的版面,我现在弄两期了。啊,饶着帮了你忙,不(说)哄着点儿,还弄得像我欠你什么似的。(《编辑部的故事》)

其中“说”去掉后,句子所表达的语用意义仍在。如果说加“说”与否,句子在所有平面上的意义都是相同的,那么“说”就完全是个多余的成分,这违反了语言的经济原则。

如果说,说话者通过虚“说”句是要表达一种主观态度,即对某人不做事采取不认同的态度,那么这种不认同的态度是有着强度上的不同的,如用不同的动词来表达,那么“痛斥、批评、指责、责怪、抱怨、嗔怪”等可以代表这种强度的区别,这些动词所表达的不认同的强度是依次降低的,即:

痛斥 > 批评 > 指责 > 责怪 > 抱怨 > 嗔怪

据笔者考察,虚“说”句所表达的不认同强度相当于“抱怨、嗔怪”这个较低的量级。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证明:

第一,通过分析搜集到的所有例句(包括唐文所收的文献例句,不包括内省的例句),几乎没有例外的是:不认同态度所指向的对象都是非敌对的社会关系人之间,包括亲人、朋友、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等等,正因为如此,在有的虚“说”句里,所表达的态

度甚至是介乎于嗔怪和褒扬之间的,如:

(13)天祥,你这哪是休息呢?不说出去逛逛公园,看看电影,一天到晚,拿着本书,老念。(老舍《全家福》)

例(13)中讲不出去玩,成天看书,虽然是“嗔怪”的口吻,却几乎类似于表扬。

有的例子是晚辈对长辈说的,带有撒娇的意味,如:

(14)当下两席上见他这等豪饮,一个个都替他高兴。只有褚大娘子听见他父亲提到身后的事情,心中有些难过,勉强笑道:“人家二叔今日给送行,你老人家不说找个开心的兴头话儿说说,且提八百年后这些没要紧的事作甚么?这叫作‘清晨吃晌饭——早呢’!”(《儿女英雄传》32回)

以下的例子中,光看虚“说”句本身,是吕祖爷对妖狐的痛斥,但从上文加括号的内容看,知道吕祖爷实际上是已经怜惜并准备开脱妖狐的。所以句子虽然用了严厉的口吻,但还是用了虚“说”句:

(15)(况且周公子为玉面狐哀求免死,那等真心实意,惭恻悲哭的样儿,令人看着惻惻不忍。又见妖狐那光景,已是良心发现,似甚痛惜周公子病体支离。虽有人身、畜类的分别,看他俩个却倒一般爱厚恩深。)吕祖爷想罢,把惊醒木一拍,厉声断喝道:“你这弄娇媚的妖狐,前者山人用善言将你教化,你反敢违背我的牒文,抗拒我的法命。今天神降世捉你,不说早早投降,你竟敢率众妖前来拒捕,罪犯天条,定难轻赦。今被擒获,尚有何说?”(《狐狸缘全传》21回)

有的虽然是敌对双方的对话,但是强者对弱者,带有戏谑口气。如:

(16)湘莲道:“我把你瞎了眼的,你认认柳大爷是谁!你不说哀求,你还伤我!我打死你也无益,只给你个利害罢。”说着,便取了马鞭过来,从背至胫,打了三四十下。(《红楼梦》48回)

此例是柳湘莲在知道薛蟠对其有邪念后痛打薛蟠时说的。一方面,这两个人本是熟人,只是因一件具体事情而翻了脸,同时柳湘莲和薛蟠实力对比悬殊,是柳居高临下时说的,所以也用了虚“说”句。

第二,在用虚“说”句的例子里,如果删除“说”,抱怨的口气会增强,或者说加上“说”有舒缓口气的作用。如例(2')去掉“说”后,口气变得有点生硬:

(2')宝钗忙也上前劝道:“你忍耐些儿罢。妈急的这个样儿,你不(说)来劝妈,你还反闹的这样。”(《红楼梦》34回)

此例是宝钗对哥哥说的,加“说”与否,嗔怪的口气略有不同。

第三,表达严厉批评时,不能在“不”后加“说”,如:

(17)日本军队在中国烧杀抢掠,日本政府却从不(说)给中国人民道歉。

这个句子里,似不能加“说”,如果加了也是实义的“说”,即不说道歉的话。

由上可知,用于“不”后的“说”,具有降低对某人不做事不予认同之强度的作用,具体说是用来舒缓抱怨的口气。舒缓抱怨口气当然主要是针对听话者或第三方的,因而虚“说”句的主语很少是第一人称。

四、关于虚“说”来历的几种假设

关于“不”后这个虚义的“说”或者是“不说”的来历,可以有以下几种假设。

4.1 “不说”来自于表述主语的偏正短语的词汇化

唐善生(2016)认为“不说”来自于表述主语的偏正短语的词汇化,他说:“‘不说’在词汇化过程中,‘说’的语义脱落,‘不说’功能发生了转移。”关于其词汇化的源结构,他举下例进行了说明:

(18)他不说谢谢我,只说我把事情弄砸了。

此例中“不说”所在的小句,唐文认为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不说谢谢我的话”,另一种是“不谢谢我”。这两种理解正好代表了“不说”作为偏正短语和副词的两种情况。如按后一种理解,“说”的意义由言说义虚化为认知义。可问题是这只是讲了演变的起点和终点,其演变的过程是怎样的呢?如果说“不说”经历了副词化的过程,那么以下的问题是需要给出解释的:其一,“说”的语义是怎么脱落的?怎么在这个语境下由言说义变为认知义的?其二,第一种理解中作为言说内容的“谢谢我”是宾语,是表指称的,回答“他不说什么?”的问题;而第二种理解的“谢谢我”则只能理解为表示陈述的,回答“他不怎样?”的问题,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其三,作为言说内容,“说”后的成分可以是任何短语或小句,而“不说”词汇化后,其后却只能是动词短语,也不能是主谓结构,这种限制是怎么发生的?其四,“不说”作为偏正结构,使用频率很高,为什么只在这种特殊的结构和语用条件下才发生这种只脱落“说”义词汇化?

显然,“不说”词汇化的说法对以上问题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而这种假设是有困难的。

4.2 “不说”来自于表述说话者的偏正短语的词汇化

从早期用例来看,“不说”似来自于表述说话者的偏正短语的词汇化。其源结构从以下明代用例可以看出:

(19) 父母遗下兄弟, 不说你哥子照管他, 为何你做出事, 叫他抵偿? (《型世言》13 回)

(20) 你每说的知情话, 把俺每只顾旱着, 不说来递钟酒, 也唱个儿与俺听。俺每起身去罢! (《金瓶梅》68 回)

例(19)意思相当于: 我不说你做哥哥的应该照管弟弟, 可是也不应该自己做出事让弟弟抵偿。例(20)的意思相当于: 俺们不说你应该来递钟酒, 起码也该来唱个曲给俺听。这里的“说”显然是“理解、认为”的意思, 相对于言说义, 是已经虚化了的, 这种“不说”当言者主语不出现且其后为动词性成分时, 逐渐词汇化是可能的。确实, 如果单看“不说”所在的小句, 这种源结构与虚“说”句非常接近, 而且其语用意义也是表示抱怨的。

但这种假设的困难在于以下三点: 其一, 作为表述言者主语的谓语, “不说”后是可以经常出现主谓短语的, 可是词汇化后却只能定位在非言者主语之后, 这是怎么发生的? 其二, 如上作为源结构的例子无论在近代还是现代都不多见, 这不符合词汇化的频率原则。其三, 例(19)、例(20)中两个小句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假设让步—结果”关系, 按廖秋忠(1986)的观点, 是一种顺接关系。上文已经指出, 虚“说”句最常见的用例是其中后一小句中包含“倒、反”等反预期标记的句子, 这是一种较强的逆接关系, 这种逆接关系是怎么从源结构的顺接关系演变来的, 似乎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所以, 这种词汇化说虽然有早期用例的支持, 但要圆满地说明其演变过程和演变机制仍然存在困难。

4.3 虚“说”句中的“说”是临时插入“不”后的

最后我们提出一种看法: 虚“说”句中的“说”是说话现场为满足语用的要求而由说者临时插入“不”后的, 其作用是取消其后 VP 的行域资格, 或者说是将行域转为言域, 即达到一个“形为不说”而“实为不做”的效果。这种语用化的看法能够比较好地解释虚“说”句的各种结构、语义和语用特征。因为“说”是说话现场插入“不”后的, 也就是说, 是在否定结构中间插入的, 因而其对“不”修饰 VP 的组合关系不发生影响。也是因为现场插入的关系, “说”不是结构成分, 因而“说”插入后并不影响“不”后直接成分的陈述性语义特征, 但保留了“说”作为言说动词的语义特征, 或者说作为近现代最常用的言说动词, 其核心语义在言语社团中形成集体记忆, 虽然插入的“说”并没有真的说什么, 但它仍然唤起了听者的记忆, 给听者一个不是“不做什么”, 而是“不说什么”的假象。在虚“说”句中, “不”的否定作用是双重的: 在结构上, 它否定 VP, 表达一种客观事实; 在语用上, 它否定“说”, 表达一种说者的语用策略。

五、关于虚“说”的性质

上文已经谈到,虚“说”句中,加“说”与否有着责怪口气强度的不同,或者说加“说”后有舒缓口气的作用。那么为什么加上“说”会使口气变得舒缓呢?

在经验世界里,“想(知)一言一行”,构成一个逻辑序列,言为心声,言在行先。想(知道)了不一定说,说了也不一定做,但是从否定的角度来说,对某一件事如果不想(不知),就不可能说;多数情况下,不想(不知)、不说,也就不会去做。因而在以上这个序列里,否定前者同时蕴含了否定后者。在所有的虚“说”句里,“不说”后的VP都代表说话者认为是应该做的事、期望发生的事,或者干脆说就是说话者认为的好事,说话者所以抱怨,是因为某人(多数情况下是听话者)不做某一好事,但如果直接说“不做”,直接否定行为,就会显得口气生硬,如果用“不说”就会缓和得多,即仅仅是不说,责任似乎就会轻些,如果仅仅是“不想(不知)”,责任似更轻一些,因为不知者无罪。虚“说”句中的“不说”基本也都可以换作“不想着”或“不知(道)”,这种句子口气更为舒缓。例如:

(21)记者便不好意思地打扰他们说:“你们楼顶上的国旗是不是归你们管?”估计那几位保安没弄明白记者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个过路的,于是就很盛气凌人也很诚实地说:“是归我们换,但我们一般都不上楼顶去,去年国庆挂上后,我们再也没动过。”“哇,都半年多了,那怎么不想着换洗换洗?”(《北京晚报》2001年05月01日)

(22)你瞧我这裤子皱皱巴巴的样子,怎么不想着给我熨熨?(《北京晚报》2001年06月04日)

(23)你们就只配没人心的打着骂着使也罢了,一个病人,也不知可怜可怜。他虽好性儿,你们也该拿出个样儿来,别太过逾了,墙倒众人推。(《红楼梦》69回)

(24)重新落座,她听见毓如在一边说,既是寿礼,怎么也不知道扎条红缎带?(苏童《妻妾成群》)

(25)外面累了一天了,回来他都不知道心疼人,还气我,理都不理我。(王朔《过把瘾就死》)

以上的“不想着”“不知(道)”所在句子,也是表示抱怨的,也都可以换上“不说”或者去掉“想着”或“知(道)”,但替换或去掉以后,感觉口气会依次强化。正因为在这类表达抱怨的句子里,“不”后的“说”“想着”“知道”的语用功能是相同的,所以也可以将两个连用在一个句子里,如:

(26)看见老娘渴了也不知道说买瓶水啥的。

一个人是否想什么或知道什么,别人是不清楚的,只能根据其言行来判断。说“不想着(不知)做什么”是根据“没有说什么”“没有做什么”通过语用推理获得的。实际上就是说某人“没有做”,却讲“不想着做”“不知(道)做”或者“不说做”,只是换个说法而已。因而笔者将这类句子中的“想着”“知(道)”或“说”看作是调节口气的语用标记,其核心作用是实现人际功能,即在责怪抱怨时,缓和说者的情绪,以照顾对方的面子。人们在说话时并不是如唐善生(2016)所说的那样,是从词库中选出一个已经词汇化的“不说”,而是在否定结构中现场插入一个“说”或者“想着”“知(道)”,以实现专门的语用意图。它们与前后成分间没有句法或词法关系,而是个伪结构成分。

六、余论

语言的线条性特征,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语言成分都是在线性序列中结构化的。实际情形是,同样一个线性序列中的成分,性质并不相同,有的是结构成分,有的是语用成分。词汇化的理论也认为,一个词语可能来自于词汇序列中的若干结构成分或近邻成分的重新分析,因而人们习惯上从词汇化的角度来讨论一个成分的来历,即从历时演变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其实有些成分是语用的,不是演变而来的,除了上文所讲的“说”“想着”“知道”外,再比如汉语的举例标记有加“你”和不加“你”两种说法,如“你像、你比如、你比如说、你就说、你就拿……来说吧”,这种带“你”的说法是怎么来的?有人也是从词汇化的角度来解释(乐耀,2010)。在我们看来,这个“你”并不是词汇化后的词内成分,不是历时演变的结果,而是一个临时插入的语用成分,只是一个互动标记而已,加上“你”只是为了表示说话者对听话者的关照(李宗江,2018)。我们以为,这种语用视角的研究应该引起重视。

参考文献

- 李宗江(2018)关于“你+举例标记”等语符序列及其演变的性质,《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廖秋忠(1986)现代汉语篇章中的连接成分,《中国语文》第6期。
- 唐善生(2016)“不说”的副词化,《汉语学习》第2期。
- 乐耀(2010)北京话中“你像”的话语功能及相关问题探析,《中国语文》第2期。
-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不能不”和“不得不”情态 的主观客观差异*

彭利贞

摘 要:“不能不”与“不得不”的主观与客观区别,首先表现为“不能不”除表达道义情态[必要]外,还可表达认识情态[必然],而“不得不”只能表达道义情态[必要]。同样表达道义情态[必要]时,“不能不”和“不得不”的区别主要表现为情态来源不同,“不得不”的道义情态来源于客观环境,带有客观情态的性质,而“不能不”的情态则来源于言者自身,具有主观色彩。“不能不”道义的主观性具体表现为指令语力、指令的直接性、指令的加强、接受指令的意愿性。“不得不”强调情态来源的客观性,在强调客观情境对主体的强制作用时,“不得不”突显了道义的客观来源。

关键词:不能不;不得不;情态;主观;客观

〇、引言

“不能不”和“不得不”都是典型的情态(modality)^①双重否定^②构式,它们在形式和表义上有相似性,形式上都是一个单音节的情态动词(modal)处于两个相同的否定标记之间,语义上都可表达相当于[必要]的道义(deontic)情态。因为这种相似性,即使是母语为汉语的语言使用者,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对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没有比较清楚的认识。^③“不能不”和“不得不”的联系,已有研究多有涉及,并认为都可以解释为“必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及其方言情态的句法语义研究”(项目编号:14AYY0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情态的历时研究”(项目编号:15JJD74001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的研制和教学参考语法书系(多卷本)”(项目编号:17ZDA30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① 关于“情态”的概念和分类,参见 Palmer (1979, 1986, 2001)、彭利贞(2007)。

② 关于双重否定的讨论,请参见孟建安(1996, 1998)、文贞惠(2003)、芜崧(2003)。

③ 谭惠敏(2006)曾就“不得不”和“不能不”的区别和正确使用以三个高中班的学生为被试做过问卷调查,发现“对于区分‘不得不’和‘不能不’不可互换的情况”,做出正确选择的只有 60%;对于两可的情况,判断准确率不到 30%;而“不确定”的情况,判断正确率低于 2%。

须”,并在语气上都有强调或委婉的作用(吕叔湘,1986、1999:415;胡裕树,1995:287;卢传福,1997;武惠华,2007);还有学者通过对二者的构成要素、性质、结构、语义、语用等几个方面的分析,认为二者存在相同的一面,但也存在不同的一面(丁声树等,1961:200—201;徐逢春,1996;卢传福,1997;周小兵,1998;叶盼云、吴中伟,1999;张谊生,2000;宋永圭,2004;郭继懋等,2001;谭惠敏,2006)。本文拟从认识(epistemic)情态和道义情态这两种情态种类上的差异及道义情态来源上的不同来分析这两个情态构式的差异,并从情态的主观性(subjectivity)与客观性(objectivity)(Nuyts,1992;彭利贞、刘翼斌,2012)差异来解释两种情态构式在句法和功能上的不同表现。本文例句均来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无其他特别出处时,不再注明出处。

一、“不能不”和“不得不”的语义

已有研究对“不能不”和“不得不”的语义有过不同的解释。

1.1 “不能不”

关于“不能不”的语义,观点并不一致。吕叔湘(1986)认为“我不能不来=我必须得来 $\neq$ 我能来”。吕叔湘(1999:415)、胡裕树(1995:287)等认为它的意义是“必须、应该”,不等于“能”。《现代汉语词典》(2016:946)词条“能”中说,“能”跟“不……不”组成双重否定,“不能不”表示必须,而“不会不”则表示一定,如:“你不能不来啊!”“他不会不来的。”在疑问或揣测的句子里都表示可能,如:“他不能(会)不答应吧?”丁声树(1961:200—201)、徐逢春(1996)、周小兵(1998)等则认为,“不能不”有的时候表示“必须”,有的时候也表示“一定会”,已经认识到“不能不”的多义特征。卢传福(1997)也说,“不能不”带有强调肯定的意思,表示必须、应该、一定会、的确能够、实在能够等。宋永圭(2004)还认为,“不能不 VP”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句法切分,一种是[[不能][不 VP]],另一种是[[不能不][VP]],做前一种切分时,“能”解释为道义情态,而做后一种切分时,则解释为认识情态。也就是说,“不能不”既有表示道义情态的用法,也有表达认识情态的功能。

郭继懋等(2001)还就表“必然肯定模态”意义时的“必须”与“不能不”的差异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不能不”与“必须”只是在逻辑平面上表示相同的“必然模态肯定”意义,但是实际使用上存在分工的问题。两者适用于不同的语义环境:存在“直接选择”与“排他选择”,“增加听话人对世界情况的了解”与“更正人们对世界情况的错误了解”,“表达一个最终结论”与“表达推论过程中的一个初步结论”,“表达比较主观的判断”与“表达

比较客观的判断”之间区别。但是宋永圭(2004)发现,郭继懋等(2001)对“不能不”的语义环境的描写,与人们对该构式的停顿上的语感、与带否定极性动词的语言事实不符。我们也认为,他们认为“不能不”“表达比较客观的判断”的说法值得进一步讨论。

我们认为,“不能不”是对情态动词“能”的双重否定。“能”表认识情态[可能],与外部否定的“不”形成[不可能],再与内部否定的“不”形成所谓“双重否定”,表示[不可能不]。“不能不”表达认识情态时的语义是[必然],如例(1)a所示。“能”表道义情态时,它的意义是[许可],对它的外部否定,得到[不许可],与内部否定的“不”形成[不许可不]。“不能不”表达道义情态时的语义是[必要],如例(1)b所示。

$$(1)a. \sim \diamond \sim = \square$$

$$b. \sim \blacklozenge \sim = \blacksquare \textcircled{1}$$

1.2 “不得不”

关于“不得不”,《汉语大词典》“不得不”条的解释为:(一)不得已,表示无可奈何;(二)不能不;必须。

董明(1996)认为,因为“只好”“只得”“不得不”这三个词常可以换用,所以,“只好”“只得”都含有“不得不”的意思,只是双重否定“不得不”的语气更重。吕叔湘(1999:156)则在“得 dé”条下说,“不+得+不”,表示客观情况迫使这样做。叶盼云、吴中伟(1999)认为,“不得不”跟“必须”的用法差不多,“不得不”表示主观上并不想这样做,但是客观上要求他必须这样做。张谊生(2000)将“不得不”列为语气副词,带有“将就态”的语气副词。

我们把“不得不”的语义表示为[必要],是道义情态的最高一级。在逻辑上,与“不能不”表示的例(1)b同义。

董明(1996)还指出“不得不”有另外一种与“只好”“只得”完全一样的意思,表示“由于控制不住感情而终于做某事”,如下边这个句子中的“不得不”:

(2)她……真真是自然到了极点,所以我看了不得不伸上手去,向她的下巴底下拨了几拨。(郁达夫《迟桂花》,董明 1996 用例)

例(2)中的“不得不”的意义与“不由得”相近(叶盼云、吴中伟,1999;武惠华,2007),但是这种用例在现代汉语中并不多见。所以,本文的分析也不再涉及这种意义的“不得不”。

① 逻辑符号:◇=[可能],□=[必然],◆=[许可],■=[必要],~ = 否定